

凯维的抽象绘画

刘明明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在英国利物浦维诺学院认识了美术系二年级学生凯维·罗宾逊,在我第一次走进他们教室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凯维的一大堆油画,我立即对这些画产生了兴趣:它们不论幅面大小几乎全是正方形的,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纯粹抽象的图形,显示色块、符号和各种形状的线条。

在英国,美术学院的教室一般都不太大,每个学生占领一块由隔离板分割而出的空间,教师在教室的任何一处大声讲话学生都能听到,而学生却可以保持自己在这个小空间里的独立活动。凯维的小空间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画框、颜料和绘画用品,因此她不得不把大幅面的画摆在教室的公共场地里。凯维还有一个活动的工作空间,那就是她的汽车,她把习作、绘画材料、草图和书籍资料等都放在汽车里,带着它们往来于住所和学校之间,方便随时使用它们。

凯维几乎每天都是最早到达教室的学生,二年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从二十来岁到五十多岁,学习刻苦和按时到校学习的一般是年龄较大的学生,他们中有退休人员和享受政府教育资助的大龄学生。凯维·罗宾逊每天都精神抖擞,她看上去已不很年青。

与凯维的投缘和理解并不仅来自于她的绘画作品,从一见面我就很有好感于她这个人。她个头不很高,身体健康结实,短短的头发表着朴素,总是兴冲冲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忙碌地往来于各个工作室完成学院规定的学分课程。我们直接了当地谈论起她的作品。

“所有的这些画,主要是最近几年的作品——凯维翻动着那堆画框——全都是一个主题:我的新加坡记忆。”

凯维·罗宾逊出于英格兰西北部的沃宁顿,在有过几次工作经历之后她应征入伍,在英国皇家军队女子部队服役,曾驻扎在北非和新加坡,退役以后她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工作时加入了银行美术家协会,后来成为部门里的杂志编辑。凯维一直不间断地学习绘画和创作作品,为了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她进入了维诺学院美术系学习。由于她对国家的工作贡献,她有固定的收入来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毕业以后,她还想要去读一个硕士学位。

在凯维的生活经历中,当兵驻扎新加坡给予她刻骨铭心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生命中的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清晰而历历在目,并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促使她要用绘画作品来表达这些感受诉说这些记忆,一种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在她脑海中逐渐形成,她就把它放在了画布上:黑的底色、白的条块、不规则形状、连续的方块、交错的线条和散布其中的圆圈……凯维解释说:“在我的记忆中,这就是新加坡的土地、城市、机场、街道、商店和人群,那些圆圈就是我,那些线条就是我的轨迹,就是我的灵魂走过的地方,对新加坡的思念化作这些图象在我脑海里浮现,强烈而持久。但在开始时我感受到的没有色彩,只有反差强烈的黑和白,黑色是稳定深沉而广博的基础,在它上面显现出了跃眼的白色物象,它们是游移的并具有生命力,看着这些图象,我感到是自己的灵魂在空中俯瞰,能够清楚地看见那些熟悉的街道和人群。”凯维详细地向我叙述了自己在新加坡的生活和体验,作为一名英国军人,生活在当时经济不发达的新加坡,意识、文化和物质的差异深深地触动了她的灵魂,不可磨灭的记忆一直保存至今。

“六十年代末的新加坡是一个奇妙而充满诧异的城市,弯弯曲曲的小巷里挤满了商店,晚上热闹的夜市和味美诱人的食品摊子,真如仙境一般,但是最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里的人们。

我的驻地在唐宁区,我们的帐篷外有一些新加坡工人在工作,每天我都看见她们在那里做工和大声快活地聊天。如果我出差几天回来后又看见她们,‘你好!小姐’她们会这样招呼我,而我就挥挥手向她们致意。她们永远都

穿着一样的衣衫——蓝色上衣和黑色裤子,我记忆特别深的是她们的鞋——那种用废弃的汽车轮胎剪成鞋状,用细绳捆扎在一起做成的“鞋”。她们都不年轻了,我常常想像着她们如何能够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动,她们日复一日地干着沉重的活,奋力地挥动锄头挖掘壕沟。

有一天我下班后去到了她们那里,我看见她们围坐一起正在休息,虽然我与她们语言不通,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障碍,我们默默地呆着,仿佛进行着某种心灵的交流,我与她们分享着香烟(她们喜欢抽英国香烟),她们格格地笑着,不停地说话,也许是高兴,也许是认为我这样与她们坐在一起消磨时光有点傻。但是她们很快就适应了与我在一起,我想我们彼此都觉得高兴在一起接触。

所有的女工都带着自己的午餐,一个小小的用香蕉叶裹着的包,用一条细长的芭蕉叶捆着,里面包着一小团米饭和小鱼,我想这也许是她们一天中仅有的食物吧。有一次,我看见她们要开始吃饭就起身准备离开,一个女工请我留下来,她给予了我宝贵的礼物——让我分享她那包小小的食物,她的眼睛里透出善意和尊敬,这个分享的场景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它帮助我懂得了东方人,也有助于我形成了现在的个人面貌,我认为这种心灵的结合永远不会破裂,我有一个家的英格兰,还有另一个家在新加坡,总有一天我会回去的。”

凯维离开新加坡以后一直没有再回去过,她保存着自己当年在那里的相片,还有地图、旅游图、车票、旅店招贴和新年贺卡等纪念品,看到她保存完好的这些小物件,我真的相信她对新加坡的一往深情。也就是这些东西强化了她的创作灵感,同时也许也是它们启发出凯维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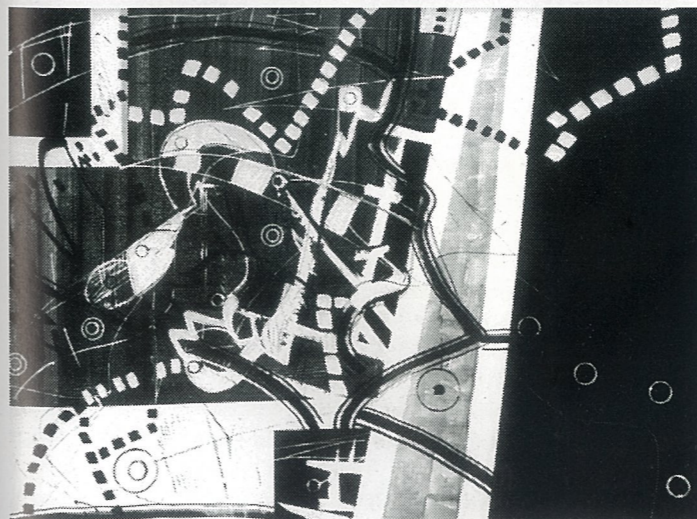
取材于新加坡主题的作品充满了凯维所有的作画空间,有大大小小几十张吧。她兴奋地谈到这些作品反射出了她生活中这一段时间的特征,记忆犹新的新加坡,有无数的回忆让她去表现,她觉得自己找到了表达这些印象的方式。开始时她把自己陷入黑白两色之中,所有的作品都只有这两种颜色,凯维说黑色象征着她自己,白色部分是分离在她之外的建筑物一类的东西,画中表达出她本人的个体与建筑和公众的交互感应。在那些黑白两色的油画上,仿佛出现了新加坡城市的街道和房屋,指着一大块白色,凯维说是机场,她曾经在那上空飞过,凯维一再强调在“新加坡作品”中她赋予了生命给线条,让线条永远在画中运行。她用自己的绘画语言演示着记忆中昔日的新加坡那些弯曲小巷的景色,她让每一根线条和转折、每一个循环都在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觉得画上如果没有那些活跃的白色线条,就不可能引导观众去环视整件作品。凯维在她的每一张画上都画着极其标准的圆圈,她设定这个重要的几何图形为她自己的标记,包涵和限定着她记忆的位置。凯维有一幅铜版画名为“新加坡女工的回忆”,她说画中除自己之外还有三个新加坡女人,游历于画中的线条是自己与她们之间默默的心灵交流,从画中可以分辨出凯维所设定的自己——一个圆圈,三个新加坡女工——画中三个相似的长圆形,画面上漂浮着类似鱼的图形,她说那就是香蕉叶饭团里的小鱼。

有一段时期凯维全力以赴画了几十张她称之为“新加坡色彩”的作品,画中的色块、几何图形和线条与她的黑白油画中的情结同出一辙。对于画面上大量而直接地使用原色,凯维也自有一番道理,她认为只有原色才能表达出自己对新加坡直接而强烈的感受,她说这些原色在讲着特殊的“新加坡语言”:“每到一处我都看见红色、黄色和黑色,它们在庙宇欢庆的典礼上、在灯塔上、在食品上和绘画里”,她觉得黄色在每一个地方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黄色最能表达她的新加坡情结——可爱而热情的人们,因此在每张画上都是黄色最多,红色展示出生命,绿色有着噪杂的活力,骚动而刺激。较之她

的黑白油画而言,这些色彩灿烂的抽象画幅面都比较大,高约二米,凯觉得自己的热情还没有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她希望有更宽的作画场地,画更大的画。

自从进入维诺学院美术系,凯维才开始系统的接受绘画技能训练,在低年级时(英国的美术学院学制本科三年)画过不少写实性的习作,完成人像写生、人体习作和风景画等课堂基础训练,直至三年级还将继续每周一次的模特儿写生练习。至于为什么选择了抽象的艺术手法,凯维说这是源于自己的灵感,来自于她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新加坡那段生活的印象,其具体的形象已经远去,在遥远的记忆中化为游弋于脑海中的各种图形,有的清晰明确、有的漂浮不定、有的轻飘漫绕、有的纠缠不清。凯维投入了自己全部精力和全部的热情。一心一意地想着要把这一切画成作品,她要向人们诉说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故事,希望与更多的人共享那段美好的记忆。凯维说期末利物浦市要在著名的阿尔伯特船坞美术馆为美术系二年级学生举办作品展,她要把这些画送去展览会。“是不是每一个观众都能理解你的画,看懂你的作品?”我问,对于这样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凯维显得有点着急,她说自己愿意去到展览会上解说,向每一个对她的作品感兴趣的人述说画中的故事,我明白这是一个愿望,同时也深深地为她的执着而感动。

凯维还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她的艺术也不尽成熟,“新加坡情结”只是她艺术生命中的一个过程,这些画所采用的抽象构成也只是她本人绘画语言的一种形式,这种特殊的形式不是模仿的,也不是有意造作用,而是出自她心灵的感受,她把这些感受转化为图形,线条和色彩,她试图像那些古典主义画家一样用绘画作品向人们叙述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情感传染给



看她作品的人。凯维的艺术是真诚而严肃的,通过她的作品我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对自己身边的事物敏锐而细腻的感觉和对生活的衷心关爱。

生活给予每一个人不同的社会层次和生存环境,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形成不同的感受和思维,因此表达这种经历的艺术形式也千差万别:作家用长篇的文字,诗人用精练的言词,音乐家用旋律和节奏,舞蹈家用形体和运动,画家用的是形状和色彩。作家和诗人的文字有抽象的比喻也有具象的叙事;音乐也有实腔实调的歌唱与抽象的音符;舞蹈家的表现语言也许是采茶洗衣的具体动作,也许是用肢体的伸展来传达某种情绪,绘画的语言与这些艺术一样有具象写实也有抽象表现。一般地讲,喜欢读叙述故事小说的人远比吟颂诗词的人多,而观看写实风格的绘画获得直接的视觉感受又比去理解抽象绘画要显得普及一些。有人一种本能就是凡事都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这对于欣赏抽象绘画形成了一种障碍,因为要用具体的语言去弄清楚用纯抽象形式表现的情感,需要的铺垫就更多。由于知道了凯维的故事,我们能了解她的艺术和理解其作品的内涵,而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就只好凭自己的感觉去猜想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高高兴兴地跑到伦敦去看画展,回来向大家展示她买的一张抽象风景画,画面上只有大块的笔触和色块,朋友向人们介绍说“我真喜欢这块鲜艳的绿色”,没有人问她为什么,也没有人问画上是什,我想她肯定也不知道画的究竟是什么。

讲述凯维的故事也就是讲述我理解她的抽象绘画的过程,所有的画家都是用作品来表现对世界的感受,有的是告诉人们自己眼中的世界,有的是通过作品诉说自己心中的世界,凯维就是属于后一种艺术家。

左上:太阳初升的风景 凯维·罗宾逊作
左下:小巷 凯维·罗宾逊作
右:新加坡女工记忆 凯维·罗宾逊作

